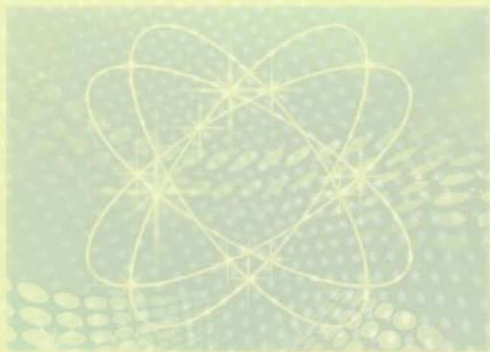


感悟文学大师经典

# 将军的故事

## 岳东平作品精选

主编 萧枫



辽海出版社

感悟文学大师经典

# 将军的故事

岳东平作品精选

主编 萧枫

辽海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将军的故事：丘东平作品精选/萧枫主编. —沈阳：辽海出版社，2009. 2

(感悟文学大师经典：9)

ISBN 978-7-5451-0329-8

I. 将… II. 萧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现代  
IV. I216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15497 号

---

辽海出版社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---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375 字数：11860 千字

200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---

责任编辑：孙德军 于文海 陈晓玉

---

定价：2980.00 元 (全 100 册)

## 前 言

文学作品是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、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，是我们的一面镜子，对于我们的人生具有潜移默化的巨大启迪作用，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，增长我们的知识，陶冶我们的情操。

文学大师是一个时代的开拓者和各种文学形式的集大成者，他们的作品来源于他们生活的时代，记载了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缩影，包含了作家本人对社会、生活的体验与思考，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，具有永恒的魅力。他们是我们心灵的工程师，能够指导我们的人生发展，给予我们心灵鸡汤般的精神滋养。

这正如泰戈尔在谈到文学与我们人类未来的关系时所说：“用文学去点燃未来的万家灯火。”

为此，我们特别编辑了这套《感悟文学大师经典》丛书，主要收录了鲁迅、郑振铎、郁达夫、徐志摩、朱自清、鲁彦、梁遇春、许地山、萧红、瞿秋白、闻一多、缪崇群、穆时英、丘东平、滕固、蒋光慈、叶紫、刘半农、邹韬奋、李叔同、苏曼殊、朱湘、柔石、庐隐、戴望舒、章衣萍、钱玄同、彭

家煌、刘云若、洪灵菲、石评梅、夏丐尊、胡也频等作家的一百部有影响的作品，既有诗歌、散文、杂文，评论，也有长、中、短篇小说，还有戏剧等作品，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，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，对当时反对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的斗争和其他种种社会生活，做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描绘，是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作品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。

本套丛书选文广泛、丰富，且把阅读文学与掌握知识结合起来，既能增进广大读者阅读经典文学的乐趣，又能使我们体悟人生的智慧和哲理。

本套图书格调高雅，知识丰富，具有极强的可读性、权威性和系统性，非常适合广大读者阅读和收藏，也非常适合各级图书馆装备陈列。

目 录

多嘴的赛娥 .....	(1)
一个小孩的教养 .....	(9)
红花地之守御 .....	(15)
通讯员 .....	(33)
骡 子 .....	(45)
白马的骑者 .....	(53)
运转所小景 .....	(103)

## 多嘴的赛娥

赛娥出世的时候，那将一切陈旧的经验都神圣化了的催产婆，把耳朵里的痛苦的呻吟声搁在一边，冷静地吩咐着：“尾审仔，来啦！……”

同时，一条指头指着那土灶旁边的小铁铲，眼睛动了动，用一种特有的符号发着命令。

尾审仔拿着小铁铲到屋子背后去了。回来的时候，赛娥那不幸的婴孩带着巨深的忧郁怪声地啼哭着。

催产婆突然丑野地笑了。

“菩萨保佑，这是个牛古儿呀！”

赛娥的母亲听了，几乎要跳将起来。伊用肮脏的指头拼命地揉着那泪水湿着的眼睛。

“我喜欢了！真的呵，我这一次决不会受骗了，尾审仔！……”

接着是那催产婆的名字，还有其他（凡是伊所认识的人）的名字都给虔敬地、恳切地呼叫着。菩萨的名字倒给遗漏了。

但是赛娥的母亲不能不受骗。

赛娥是一个女的，这半点也没有变，和伊以前两位姊姊一样是女的。

---

（注：《长夏城之战》这部作品集 1937 年 6 月由上海一般书店出版。）

伊的母亲把伊丢在村东的大路边的灌木丛下，让一个乞食的老太婆拾了去。

赛娥慢慢儿长大了，而且出嫁。大概是做了人家的童养媳吧，但是谁也不知道伊的事。母亲负着重重的苦痛，有机会的时候就打听。只有一点消息是一个小铜匠所带来的。

那小铜匠每天从梅冷城出发到乡下来，到处摆设着小小的修理摊。他耸着那高高的肩甲骨，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拼命地卖气力，一把锉子像七月的龙眼鸡一样，加略加略的叫着。那转动着的石轮子在光线稍为平淡的地方发射着点点火星。

对于赛娥的母亲探问，他向来没有回答什么，反而时时的盘诘着，而赛娥的母亲却只管对他点头称是。赛娥的消息几乎是从那小铜匠的盘诘中发出疑问，再从母亲那边得到回答，然后才一点一点地受到了证实的。

有一天，赛娥拿着小木桶走出门口，恰好有一队从甲场回来的保卫队在巷子里经过，有一个兵士抬着一条从尸体上割下来游行示众的大腿，伊清楚地瞧见着。

伊吓得跑了回来。有一个装麦糟料的小钵子放在门阈上，赛娥这下子变成了冒冒失失的样子，把那小钵子一脚绊倒了，麦糟料和碎瓷片一齐飞溅着。

中午的时候，谭广大伯伯从保卫队部那边回来了。有人告诉他关于赛娥的事。

谭广大伯伯把一顶保卫队的军帽子挂在壁钉上，然后，他卷着袖口叫赛娥来到面前，爽快地臭打了伊一顿，像在盆子里洗手一样。

经过了这件事，赛娥再又在什么地方瞧见了许



多被杀的尸体。特别在市门口的石桥上，有一具尸体是给剖开了胸腔的，在桥头的石柱上高贴着的布告叱咤着说，什么人从这里经过，一定要用脚去踏一踏那尸体，赛娥也跟着用脚去踏过了。

但是一个晚上，正在用晚饭的时候，赛娥的筷子在菜汤里捞起了一片切得很薄的萝卜，心里突然想起了有一次，伊在保卫队部的门口经过，瞧见那檐角下悬挂着示众的两片血淋淋的耳朵，不行，喉咙里作怪了，哇的一声把刚才装在肚皮里的东西一齐呕吐出来，喷在桌子上。

赛娥的焦红色的头发给揪住了，……

这期间，小铜匠因为住在隔邻的关系，不时的听见赛娥在没命的哭喊着。

那小铜匠是奇异的，他知道凡是小孩子都有一点坏处。

他在巷子里瞧见了赛娥。

“是呵，赛娥，你说什么人要打你，为什么？你一定多嘴，我顶怕小孩子多嘴，我要打多嘴的小孩子，不要多嘴呵，唉，我瞧见许多小孩子都是多嘴的，像木桂那样有缺点的小孩子几乎到处都是，他多嘴啦，他什么都爱说，而且不尊重年纪，是吗，赛娥，你一定也是的呀，……”

他只管独自个喃喃的说着，仿佛在白天里见鬼。

赛娥停了哭，给小铜匠带到一个食物摊上去吃了一一点东西。但是伊简直做了一回把自己出卖的勾当；小铜匠的慈蔼的态度叫伊深深地感动了，对于那随意加上的罪名决不会有所辨白。

那小铜匠依照着自己所断定的对赛娥的母亲说了。

赛娥的母亲虽然听到赛娥常常挨打，但是伊决不怜悯。因为赛娥多嘴呵！

赛娥终于从谭广大伯伯的家里给赶走了，逃回了母亲的家里。

母亲是决不怜悯这样没出息的孩子的。

况且伊又躁急、又忙碌。伊必须和别的人们一齐去干那许许多多的重要的事。晚上，村子里的人们有一个重要的集会。赛娥没有得到许可，偷偷地跟着母亲走到会场里去。

在一张高高的临时摆设的桌子上面，那第一个说话的人站起来了。

“大家兄弟！”这声音很低，轻轻地把全场的群众扼制着，“今天我们的村里初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人，是来自梅冷的。现在要立即查出这个人，最好不要让他混进我们的会场里。”

在无数骚动起来的人头中有人高举了一只手。

“同志，是赛娥！是赛娥！”

这是赛娥的母亲的声音，伊硬着舌头，像捉贼一样带着恐怖的痉挛在叫着。

赛娥颤抖了。接着给抓了出来。

母亲像野兽一样的暴乱地殴打伊。

当伊给赶出会场去的时候，母亲在背后怪声地号哭着，因为有着这样的女孩子的母亲应得羞辱。

赛娥的受检举是出于另外的一种意义，但是伊本身就有坏处。伊多嘴。虽然这只有伊的母亲自己一个人知道——另一个人是小铜匠，小铜匠的脑子被赋予了特殊的感受，他知道凡是小孩子都有一种坏处。

“是呵，赛娥，你说什么人要打你，为什么？”

……像木桂那样有缺点的小孩子几乎到处都是，他多嘴啦，他什么都爱说，而且不尊重年纪，是吗，赛娥，你一定也是的呀！”

是呵，这是小铜匠自己造的谣！

赛娥在田径上走着，又悲哀、又恼怒。

伊在草丛里赶出了一只小青蛙，立刻把它弄死，残暴地切齿着，简直要吃掉了它一样。接着，有一群拖着沉重的屁股的天鹅给恶狠狠地赶到池塘那边去。

赛娥一面发泄着心里的愤恨，一面偷偷的哭着。

在那高高的石桥上，伊瞧见了小铜匠。

小铜匠从这个村子到那个村子的搬运着他的活动的小摊子，劳顿地喘息着。

他歇了担子，在一束葫芦草的上面坐下来，那有着特殊功能的大拇指和食指像铁钳儿一样钳着自己的两颊，两颊给钳得深深的凹陷着。

他对着赛娥招手，使唤伊帮着拔去了裤上的草虾。

赛娥跪在小铜匠的脚边拔草虾。小铜匠的眼睛对着远远的浅蓝色的山张望着，冷静，悠然，不被骚扰。小铜匠的灰黄色的难看的面孔引起赛娥一种有益于自己思索的感动。

一会儿，小铜匠搬运着小摊子走了。突然又停了下来，对着赛娥招手。

当赛娥走来的时候，他的嘴里嚼着一条长长的红脚草似乎有助于他的思索什么的。但是他决定了。他把赛娥带到梭飞岩妇女部那边去。

“这个女孩子是有缺点的，伊多嘴，但是你们好好的加以教练吧！”

小铜匠说着，又搬运着小摊子到别处去。

赛娥驯服，静默，没有反驳。直到伊干起了一件差事。

冬天，赛娥在一个村子里见了总书记林江。

伊稍微的曲着背脊，嘴里呼着白色的气体，间或望着窗外的渺无边际的雪，静默地听着林江的吩咐。而林江这时正被一种不能渗透的迷惑所苦恼，他松弛下来，嘴里说着的话好比一张纸，上面写着的字一遇到错误就立即加以修改，甚至一手把它撕碎，间或又短短地叹息着，把嘴里的白色气体喷在赛娥的脸上。赛娥更加静默了。伊凝视着林江的一点也不矜持、不矫装的奇异的长脸孔，像一只在马的面前静心地考察着而忘记了啄食的鸡一样。

赛娥出发了。伊的任务，要通过梅冷和海隆的交界处的敌军的哨线，到达龙津河的岸畔，去打听当地的×军怎样和从别方面运来的军火的输送者取得联络的事。

雪下得更大了，天空和地皮像戏子一样涂着奸狡的大白面。赛娥走得很慢，伊的黑灰色的影子几乎总是和那小村庄保持着固定的距离。不过一霎眼的工夫，赛娥的影子在雪的地平线上远下去了，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在雪地里蠕蠕地作着最困苦的移动，像一只误入了湿地的蚂蚁一样。下午，赛娥到达了另外的一个神秘的村子。梭飞岩的工作人员的活动，和从梅冷方面开出的保卫队的巡逻，这两种不同的势力的混合，像拙劣的油漆匠所爱用的由浅入深，或者由深出浅，那么又平淡又卑俗的彩色一样，不鲜明，糊涂而且混蛋……这样的一个村子。但是从梅冷到海隆，或者从海隆到梅冷的各式各样的通讯

员们却把她当作谁都有份的婊子一样，深深地宠爱着，珍贵着，而那婊子，伊利用伊的特有的色彩，把那一个对手好好地打发走了之后，随即接上了这一个性质完全相反的对手，依然是那么温暖，那么热炽；对于战斗，伊是一块蓬松的棉花，这棉花的功能，要使从天空里掉下来的炸弹也得到不炸裂的保证。

赛娥现在受着一位神经质的老太婆所招待。这老太婆正患着严重的失眠症。伊用水烟筒吃烟，教赛娥喝酒，又恬静地，柔和地，用着对每一个“过往人”都普遍地使用的——然而并不如母性的洁净的情分，对赛娥的家境，赛娥的一切加以询问。而当这询问还没有得到回答的时候，伊就已经满足了，点点头，喷去了水烟筒上的火末，这当儿，伊的眼睛还有一点青春的火，是那么的微弱，像一支火柴的硝药的炸裂一样，飘忽地闪一闪就失去了，于是学像悲观者的消沉的叹息，转变了语气，对赛娥作着更深刻的询问。

伊烧了一点茶给赛娥吃，又分给了赛娥两块麻饼。赛娥正式地受了爱抚，显得特别的美丽而且高大。伊说着一个少年战士如何倔强地战死的故事，怎样他的枪坏了，从什么人的手上夺来的枪，配着又从什么人的手上夺来的不合度数的子弹，怎样在同一个时候里不知发生了多少故障，……

“枪坏了，就该退下来才对，要把那坏的枪修整一下，但是他不退，”伊的眼睛明亮地闪耀着，驾御着伊的故事从一个高点驶进那悲惨的深谷里去，“他拿着一块石头，敲着枪杆上的螺丝钉，而他蹲着的那地方，正是敌人集中着火力冲锋的最要紧的第一

线，有三个敌人同时扣着枪上的扳机对他瞄准，这却是他所不知道的……”

赛娥的声音有时很高，遇到窗外有什么人走过的时候就吐一下舌头，却不在意，接着飞快地把身子旋了好几转，像跳舞一样。

现在，那老太婆送赛娥出去了。

赛娥离开那温暖的村子，继续滚入那雪堆里去。

但是在赛娥的对面，有一队保卫队正沿着赛娥所走的路，对赛娥这边开来。老太婆要隔着那么远的地方叫伊，对伊重新地加以吩咐，好几个手势都预备好了，但是赛娥大胆得很，伊绝不回转头来望一望。保卫队和赛娥迎面相碰了，他们抓住了伊，检查伊的头发和口袋。最后是什么也没有的走了，临走的时候却又把赛娥一脚踢倒。赛娥滚进那路边的干涸了的泥沟里去。

老太婆站立在一片石灰町边旁的竹林子下，眼看着赛娥从一个患难中跳过了第二个患难，那将各个手势都预备好的手没有动过一动，却痉挛地交缠在背后，嘴里喃喃的说着：“喂，赛娥，你怎么不爬起来呀！他们走得很远了，他们之中没有一个知道你是替×军带消息的，因为你是一个谁都不注意的小孩子呢！……”

但是，那老太婆的失眠症太严重了，伊的背后有两个保卫队在站着，他们是刚刚从村子的背后绕过了来的，从伊的嘴里，他们把赛娥识破了。

赛娥，伊就是这样的被抓在保卫队的手上的，而伊在最后的一刻就表明了：伊坚决地闭着嘴，直到被处决之后，还不会毁掉了伊身上所携带的秘密。

## 一个小孩的教养

永真的父亲都猴友，和马福兰全境所有的村民一样，一面种田，一面结草鞋。都猴友有着比其他的人熟练的手法，而又得到了永真的一些零件上的帮助，他一天至少能够出产二十双草鞋。马福兰地方出产的草鞋的坚实耐久，在某一个空间里代替了文明国土的工厂所制作的橡皮底，为军队所乐用。都猴友的草鞋，比马福兰全境所出产的更要坚实些。都猴友一生没有参加过战斗，却在战斗中存有着特殊的功劳，因此，都猴友没有例外，他的积极的行动，终于不能逃出敌对者的精警的嗅觉和视听。

都猴友，马福兰地方的一个村民，用草鞋接济自卫军的叛逆分子。

在梅陇的保卫队方面的秘密通缉的名单上，都猴友的名字给开列着。

有一天，梅陇的保卫队开到马福兰地方来了。

马福兰的村民在一幅广阔的草地上剥麻皮，当着烈日，有许多剥好的麻皮刚刚晒干，就立刻给使用在结草鞋的粗劣的机械上，产生出新的富于麻皮的香味的草鞋。对于这种职务的操作，无论老、少、男、女，一致的参与着。

向马福兰方面进发的保卫队，在树林里隐没，在山岗上显现，终于惊动了那聚集在草地上的人群。

现在，保卫队已经对他们的目的物取得了极短的距离，而且开始跑步了。黄色的影子，夹带着杀人的利器的光焰，在烈日下闪耀着。最后是散兵式。

马福兰的村民舍弃了他们的工场，像可悲的羊群一样，负着巨深的灾祸逃命。

骚乱、颤栗、绝望的祈求，震动山谷的哭声。

保卫队对那四散飞奔的人群展着巨臂，按照着战斗的方式，确定了对他们的目的物的绝对的包围。作为这恐怖的展开的中止，保卫队的长官用着平和和无事——惯于为人类所亲近的笑脸在人群中出现了。

——你们看，他说，保卫队一个个的枪都是背在肩上的，他们决不对你们开枪，你们的恐慌是毫无意义的，懂吗？

接着，他说明了保卫队的到来，只是为着调查户口的一件事。

有另一个背皮包的长官跳出来了，他拿下了军帽子，用手巾擦去了里面的水蒸汽；头是秃的，下巴却长满了胡子，显得又老实又奸狡，看来似乎是一个走红运的骄傲的小商人。他的嘴里哼出的声音常常是那第一个长官的声音的语尾，这声音的作用，要使村民了解那军事式的微笑的背面，正有着铁一样的严峻而无可违背的命令。

“你的姓名？”

“丘妈送。”

第一个被盘问的村民的名字给那背皮包的长官用铅笔记在本子上。

“你呢？”

“谭水。”



照样。

“那末，你说吧！”

“高君龙。”

照样。

“靠左。隔着下一个。说，快说！”

“法相卯。”

照样。

直到一百二十一个。

完了，剩下来的是一些小孩子们和女人。

第一个长官开始用一种严峻的眼光查察着。

“你们隐匿了，马福兰地方还有人，但是你们秘密着，……”

全部的村民互相地呆视着。

空气突然的紧张起来。

但是那第一个长官有着固定不变的笑脸，这笑脸正在不惮烦地指示着一种灾祸向何处预谋解救的途径。

这当儿，有一个小孩子从人群中出现了。

这小孩子头大，身长，背脊有点驼，脸上有着无数的赤斑，双眼像驴子一样对不可知的一切发问着。但是他是镇静的；他有着原始的、以毫无警觉的官能去亲近仇敌的、绝对的忠诚和善意。

“还有一个，那便是我的爸爸都猴。”

都猴友的儿子永真说出了，有无数只睁得圆而且大的眼睛对他凝视着。

永真现在有一种神秘的、变态的、义勇的冲动，对于那长官的再次的盘问，他直言不讳的作着如次的回答：“都猴友今日运货物到黄沙方面去了，他很